



叶岚

1955年生于江苏灌云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现为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家,院艺术委员会委员。《秋塘染霞图》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,《金色的池塘》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获优秀奖,《荷塘月色》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展览,《初夏的荷塘》入选“第六届中国艺术节·中国画大展”,《金色的池塘》获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“1998年金彩奖·牡丹杯新人奖”铜奖;《春之夜》获“中国首届写意画展”大奖;《荷塘月色》《春之夜》分别两届入选“中国百家金陵画展”,2015年作品《映日荷花》《荷塘月色》参加傅抱石双年展并荣获“提名奖”。

出版有《叶岚画集》《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·叶岚荷花系列》《荷塘烂漫》《一叶知春》《冬去春来》等专著。《国画家》《艺术界》《中国花鸟画》《美术界》《中国书画》《美术报》《中国文艺报》等美术刊物均作专题介绍。《初夏的荷塘》《金色的池塘》入编《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》。

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电视台均作专题报道。作品展览于南京、北京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地区、国家,并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、博物馆及藏家收藏。



甘苦交织的灿烂

——叶岚:好一朵“领异标新二月花”

文/丁涛

画者之苦恼在于,出道未名阶段,每有作品问世,受到的责难往往是,没有个人面貌,到处模仿;而一旦著名起来,算是有了个人特色,想来可以高枕无忧了,其实不然!如反复出现不变的“个人面貌”,微词就会随之而来;程式化、公式化,画作没有新意!看来,画家处此世,“而望名誉之光,道德之行,难矣”!既而一想,又并不尽然。双身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叶岚,即是迎难而上、上而见效的典型一例。在艺术创作上,他决然摈别了艺术中不少陈陈相因、中规中矩的陈词滥调,摈别了那些不绝于眼的传统翻版,而执意在笔墨丹青中不效仿他人、不复制自己,求新、求力、求韵、求美,成为在写意花鸟画领域治疗“审美疲劳症”的高手之一。

刚届天命之年的叶岚,在朴实的外表下,有一双显露睿智、富于穿透力的眼睛。他说,他的创作往往在痛苦和欢乐中进

行。痛苦在于摆脱程式束缚、传统枷锁而博取笔墨新意的艰困,欢乐在于不断尝到“废画三千”以后收获的甘果。如果说,灿烂的朝霞是大地冲破夜幕后昂首露出的笑靥,那么叶岚尺幅上绚丽的花鸟,则是致力突破、蝉蜕龙变、洋溢着喜悦的形象集锦。他没有忘记20世纪80年代中期,在文艺读书时,江小宇老师在素描课上的教导,“作画犹如打仗,要有拼搏精神,拼个你死我活”。“拼搏”二字融入了叶岚的骨髓,延伸至今,毫不懈怠。这位质朴而悟性过人的农家子弟,这位在解放军营帐里锤炼过的绘画里手,从业余的画画涂涂,到1980年受业于著名的写意花鸟画大家陈大羽教授,在广收博采、吸纳各家之长的同时,“变”的期待就开始扎根心灵。他设计着前程,在艺术征途上要努力摒弃模仿,张扬个性。尽管之初临习陈老的画作,例如挥写大公鸡,他也能步趋得七不离八得

其仿佛,然而总不能从一而终淹没了自己,务必要另辟蹊径、开拓自己的道路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艺术语言不能千人一面,一定要“强变”。这里的“强变”显然源于他的“雄心壮志”,源于他铭刻于肺腑的一句格言: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!“变”从发现开始。毕加索说:“在绘画中,寻找是无聊的,发现才是根本。”他需要去发现自己的潜能,他需要“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,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”。他越来越认识到,艺术创作所指向的创造,并不是一种搜奇索怪的比赛,而是一种发现的较量。随着精神气候的嬗变和创作理念的转换,在此后的艺术探索中,他发现并挖掘了自己的乡情,乡情中的荷塘之情以及与荷塘结缘的水鸟、蜻蜓、鱼虾等小小的生命之情,这些村景乡色是那么令他醉心和痴迷。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一团熊熊的艺



术烈火在叶岚的胸中燃烧,喷薄而出化为灿烂的画图。矢志“强变”,矢志“画不惊人誓不休”,使叶岚跃而成为大写意花鸟天地中的一颗艺术新星。省去一些笔墨,不必将叶岚发表、展出、获奖的许多作品一一列表陈述,仅就五年一届堪称隆重的全国美术大展来看,叶岚的作品从1994年起,连续三届入选,分别以《秋塘染霞图》《金色的池塘》《荷塘月色》跻身规格最高的艺术殿堂,这一成绩就足以表明,叶岚笔耕墨耘的收获和不一样的价值。

传统写意花鸟画的运变,从青藤、白阳到八大、“扬州八怪”,到任伯年、吴昌硕,到齐白石、刘海粟、潘天寿、陈大羽等,在承传发展中,都曾一一光耀画坛,而后继者却少有显著的拓进。齐白石的“衰年变法”,刘海粟的“今天较量昨天”等不断求变的实践,激励着叶岚挺进“强变”,从审题、立意、施艺、赋彩,运墨、用水、构境、抒情等几乎是全方位地期望革故鼎新。真是天道酬勤,他用富于激情的画笔,富有创造性地演绎了白石老人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高论,他以水色墨晕,造就了与青藤《杂画图》可称异曲同工的“元气淋漓障犹湿”的新境。

浏览叶岚的花鸟画,新意迭出,美不胜收。作者的艺术视感独特,艺术情缘至深。不少画作都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感染力,反拨过去,作者创作中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感显足以表明,叶岚笔耕墨耘的收获和不一样的价值。

传统写意花鸟画的运变,从青藤、白阳到八大、“扬州八怪”,到任伯年、吴昌硕,到齐白石、刘海粟、潘天寿、陈大羽等,在承传发展中,都曾一一光耀画坛,而后继者却少有显著的拓进。齐白石的“衰年变法”,刘海粟的“今天较量昨天”等不断求变的实践,激励着叶岚挺进“强变”,从审题、立意、施艺、赋彩,运墨、用水、构境、抒情等几乎是全方位地期望革故鼎新。真是天道酬勤,他用富于激情的画笔,富有创造性地演绎了白石老人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高论,他以水色墨晕,造就了与青藤《杂画图》可称异曲同工的“元气淋漓障犹湿”的新境。

浏览叶岚的花鸟画,新意迭出,美不胜收。作者的艺术视感独特,艺术情缘至深。不少画作都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感染力,反拨过去,作者创作中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感显足以表明,叶岚笔耕墨耘的收获和不一样的价值。

浏览叶岚的花鸟画,新意迭出,美不胜收。作者的艺术视感独特,艺术情缘至深。不少画作都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感染力,反拨过去,作者创作中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感显足以表明,叶岚笔耕墨耘的收获和不一样的价值。



本版花鸟画均为叶岚作品

其一是立意的独特性和人文性。

尽管叶岚是由农村进入城市,由基层进入上层建筑,置身喧闹的市井,以立案作画为日课,然而童年的金色美梦、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却使他难以忘怀。作者笔下的花草虫鱼、荷塘水鸟,不正是圆梦的乐章和见证吗!作为倾情拥抱荷花、对蕊菡情有独钟的画家,作为向全国美展推出荷花连中“三标”的叶岚,很具有重新把握荷花精神的艺术胆识。与传统文人画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内涵相错位,他不想让荷花远离家居、孤芳自赏,而以平民化的目光、乡亲们的嗜好,对塘中千姿百态、风情万种的荷花赋予关爱和礼赞。将晨露夜露、寒来暑往、日月交替、时令运变中的花态叶貌几无遗漏地尽收尺幅。必须特别指出的是,作者感应着“日”“月”对荷花的恩泽,附着着“日月盈仄,辰宿列张”的意蕴,将荷花的勃勃生姿、诗情画意,统摄于宇宙之道的陈述中。

纵观叶岚的艺术,笔者以为,就写意花鸟而论,用郑板桥说的两句话——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来给予鉴定,是十分相宜的!

请看,《映日花更艳》《映日荷花》《有天皆丽日》《荷塘月色》《荷塘月色图》《醉月图》等,这些脉动连接着日、月而又样态各异的荷塘、荷花、荷叶、水草、水鸟、慈姑、花蕾,正是作者立意独特的明证。

立意的独特性还在于浓郁的人文色彩。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”,无论是大量抒发金秋的荷花、荷叶、莲蓬、莲鞭,抑或是涉笔成趣的蜻蜓、水鸟、沙鸥、游鸭、秋菊、红橘,已远非动植物学上的标本制作,亦非花鸟解释、说明的图谱,与标本、图谱截然不同的,叶岚笔下以乡土为范的花草虫鸟,渗透着一种坚韧的生命意识,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、怡然乐观的人文情怀。对照元明杂剧中写到的“玉露冷、蛩吟砌”的悲秋情境,全然大相径庭。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“荷花”的诞辰,而叶岚也正好与之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。真是天机妙合!情缘如此,使我们对叶岚将荷花视为生命般的表现多了一层理解。当然,不妨生发开去,除荷花系列外,叶岚摄像的镜头还涉猎那些并不显耀却充满着生机之花虫禽鸟,因为它们也是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情之所系,毕生在胸。叶岚用丹青表达的关爱和礼赞,也可以算作是对养育他的父老乡亲们的一种回报吧!

其二是景象的时代性和开拓性。

为了探索新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语境,叶岚力求渲染、铺展自己有独特体验并为之动情的意象和境界。蒸腾、绚烂的时代风采,五光十色的艺术样态,浸润和默化着他,其作品中的意象境界,笔墨造就的绮丽而清新、纤秾而疏散,正是时代铿锵步伐声的共鸣与和弦。2003年创作的《晨露》,花叶情态绰约,水鸟相向其品清香;粉蓝、粉绿、粉黄、朱红、玫瑰、奶白,透着斑驳墨色,各事其主、交相辉映,典丽而豪纵,果真是活泼泼朝气弥漫。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的《金色的池塘》,以赭黄色渗布全局,在水色淋漓中彰显着节奏分明的慈姑、莲蓬、荷叶、枝梗和似在此族居吟唱的水鸟群,富有迷人的情趣。体现了“墨之减笔也以灵,笔之运墨也以神”,使画幅生面别开。另一幅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的《荷塘月色》,则又风韵迥异。画作似抒情诗篇,亦似缓缓沁人心脾的江南丝竹。荷们、鸟们身披若水银般的明月光泽,恬然、幽然、清然,宛然另一种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佳构。叶岚守不恒蹶的种种立象构境,也正是作者创作中开拓精神的高扬。

其三是审美的多样性和抒情性。

叶岚的作品大抵如“色香味”常变常新的精神佳肴。在视觉的向度上,其逡巡的眼光,落在优美、华美、壮美、秀美、谐美、凝重的美、清越的美等不同的审美层面上,从而使受众得到多样化的审美享受,避免了精神上的营养不良。《故乡的荷塘》色厚墨重为华美所染;《清清世界》以蓝色的点线及少许淡红织成塘域,尽显清越之美;《秋塘拾趣》则是谐美的显示;《万绿丛中》(荷花一点红)则以优美、绮丽见长,恰如谱写了一段清除污染、还我清纯的旋律。

叶岚的画笔抒情色彩浓郁,前面多所述及。古往今来缘荷抒情者多多,不仅见于画作,且多存于诗词。如《汉乐府·江南》: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,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”,语出如流莺求友,绵绵天真;又如宋杨万里的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:“毕竟西湖六月中,风光不与四时同,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诗境平中见奇,流光溢彩。笔者借此想指出的是,上述及其他意趣盎然、情韵独具的吟荷诗篇,在叶岚的诸多画作中,几乎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图象、景观。反复把玩,又可分明感到画面中的诗情更有一种抒写胸臆的直观感,令人品味和想象。

纵观叶岚的艺术,笔者以为,就写意花鸟而论,用郑板桥说的两句话——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来给予鉴定,是十分相宜的!